

一九二五年

(一)

鲁迅先生：

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，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，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，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讲的，是当你授课时，坐在头一排的坐位，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，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。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，这时许是按抑不住吧，所以向先生陈诉。

有人以为学校场所，能愈隔离城市的尘纷、政潮的影响，愈是效果佳些，的确！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？记得在中学时代，那时也未常〔尝〕^①不有攻击教员反对校长的事情发生，然而无论反与正的二方面总是偏重在“人”的方面权衡它，从没遇过在“利”的方面去取过，先生！这是受都市政潮的影响呢，还是年龄的继续增长戕害了他呢？先生！你请看看吧！现在北京学界中发生了驱逐校长的事，同时反对的，赞成

^① 《两地书》原信中凡笔误或需规范的字后用〔〕号标出正确的写法，漏字用〈〉号标出，多余的字用〈〉标出。以后同此。

的，立刻就各标旗帜，校长以“留学”、“留堂”——毕业留本校任职——谋优良位置为饼饵，学生以权利得失为去取，今日收买一个，明日收买一个……今日被买一个，明日被买一个……在买者蝇营狗苟，凡足以固位恋栈的无所不用其极，有洞皆钻，无门不入。被买者也廉耻丧尽，人格破产。似此情形，出于清洁之教育界人物，有同猪仔行径其尤可愤恨的，这种含多量细菌的空气，乃播于名为受高等教育之女校长女学生身上。做女校长的，如其确有谋该校教育发展的干材的伟大教育高见，及其年来经过成绩，何妨公开的布告，而乃“昏暮乞怜，丑态百出，啧啧在人耳口”。呜呼！中国教育之前途。但是女校长或者因环境种种关系，支配了她不能不如此！而何以校中学生，对于该事乃日见软化，明明今日好好的出席，提出种种反对条件，转眼就掉过头来噤若寒蝉，或者明示其变态行动。呜呼！此中国女子教育之前途！或者此政潮影响教育之前途！！情形是一天天的恶化了！五四以后的青年是很可以悲观痛哭的了！在无可救药的赤火红红的气焰之下，先生，你放下书包，洁身远引的时候，是可以“立地成佛”的了，然而，先生！你在仰首吸那卷着一丝丝醉人的黄叶，喷出一缕缕香雾弥漫时，先生！你也垂怜，注意，想及有在蚕盆中展〔辗〕转待拔的么？也愿意而且痛快地予以“杨枝玉液”时时浸入他心脾，使他坚确牢固他的愚直么？先生！他自信他自己是一个刚率的人，他也更相信先生（是）比他更刚率十二万分的人，因为有这点点小同，他对于先生是尽量地质言的，是希望先生收录他作个无时、地界限的指南诱导的！先生！你可允许他？

苦闷之果是最难尝的，虽然食过苦果之后有点回甘，然而苦的成分太重了！也容易抹煞甘的部分，在饮过苦茶之后，细细的吮吮嘴唇皮虽然有些儿甘香，但总不能引起人好食苦茶

——药——的兴味，除了病的压迫，人是绝对不肯无故去寻苦茶喝的！苦闷之不能免掉，或者如同疾病的不能免掉一般——除了毕生抱疾——但是疾病不是时时刻刻在身边的，而苦闷则总比爱人还来得亲切，总时刻地不招即来，挥之不去。先生！有什么法子，在苦药中加点糖分？有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？先生！你能否不像章锡琛先生在《妇志》^①中答话的那样模糊，而给我一个真切的明白的引导？

现在的青年的确一日日的堕入九层地狱了！或者我也是其中之一。虽然每星期中一小时的领教，可以快心壮气，但是危险得很呀！先生！你有否打算过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”呢？先生！你虽然很果决的平时是，但我现在希望你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，能够拯拔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拔一个！先生呀！他是如何的“惶急待命之至”！敬候

撰安！

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

十一，三，十四年

他虽则被人视为学生二字上应加一“女”字，但是他之不敢以小姐自居也如同先生之不以老爷少爷自命，因为他实在不佩〔配〕居小姐的身分地位，请先生不要怀疑。一笑。

（二）

广平兄：

今天收到来信，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，姑且写下去看。

学风如何，我以为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，倘在山

^① 指《妇女杂志》月刊，1915年1月创刊于上海，1931年12月停刊。

林中，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，伊只要办事人员好。但若政治昏暗，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，学生在学校中，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，待到出校和社会接触，仍然要苦痛，仍然要堕落，无非略有迟早之分。所以我的意思，倒不如在都市中，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，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，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，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，其苦痛之总量，与在都市者略同。

学校的情形，向来如此，但一二十年前，看去仿佛较好者，因为足够办学资格的人们不很多，因而竞争也不猛烈的缘故。现在可多了，竞争也猛烈了，于是坏脾气也就彻底显出。教育界的清高，本是粉饰之谈，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，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，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，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，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，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，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。

所以，学校之不甚高明，其实由来已久，加以金钱的魔力，本是非常之大，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运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，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现象。听说现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了，间有例外者，大概即因年龄太小，还未感到经济困难或花费的必要之故罢。至于传入女校，当是近来的事，大概其起因，当在女性已经自觉到经济独立的必要，所以获得这独立的方法，不外两途，一是力争，一是巧取，前一法很费力，于是就堕入后一手段去，就是略一清醒，又复昏睡了。可是这不独女界，男人也都如此，所不同者巧取之外，还有豪夺而已。

我其实那〔哪〕里会“立地成佛”，许多烟卷，不过是麻醉药，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。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——无论指导得不错——我决不藏匿起来，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，到现在还是乱闯，倘若闯入深坑，自己有自

己负责，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，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。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，说有一个乡下女人，向牧师沥〔历〕诉困苦的半生，请他救助，牧师听毕答道，“忍着罢，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，死后定当赐福的。”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所说，何尝能比这高明些，他们之所谓“将来”，不就是牧师之所谓“死后”么？我所知道的话就是这样，我不相信，但自己也并无更好解释。章锡琛的答话是一定要胡涂的，听说他自己在书铺子里做伙计，就时常叫苦连天。

我想，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，但也有离开的时候，就是当睡熟之际。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，中国的老法子是“骄傲”与“玩世不恭”，我自己觉得我就有这毛病，不大好。苦茶加“糖”，其苦之量如故，只是聊胜于无“糖”，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，我不知道在那〔哪〕里，只好交白卷了。

以上许多话，仍等于章锡琛，我再说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，以供参考罢——

一、走“人生”的长途，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。其一是“歧〔歧〕路”，倘若墨翟先生，相传是恸哭而返的。但我不哭也不返，先在歧〔歧〕路头坐下，歇一会，或者睡一觉，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，倘遇见老实人，也许夺他食物充饥，但是不问路，因为我知道他并不知道。如果遇见老虎，我就爬上树去，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，倘它竟不走，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，而且先用带子缚住，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。但倘若没有树呢？那么，没有法子，只好请它吃了，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。其二便是“穷途”了，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，我却也像歧〔歧〕路上的办法一样，还是跨进去，在刺丛里姑且走走，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，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，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。

二、对于社会的战斗，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，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。欧战的时候，最重“壕堑战”，战士伏在壕中，有时吸烟，也唱歌，打纸牌，喝酒，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，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。中国多暗箭，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，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。但恐怕也有时会迫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，这时候，没有法子，就短兵相接。

总结起来，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，是专与苦痛捣乱，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，硬唱凯歌，算是乐趣，这或者就是糖罢。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“没有法子”，这真是没有法子！

以上，我自己的办法〔法〕说完了，就是不过如此，而且近于游戏，不像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轨上（人生或者有正轨罢，但我不知道），我相信写了出来，未必于你有用，但我也只能写出这些罢了。

鲁 迅

三月十一日

（ 三 ）

鲁迅先生吾师左右：

十三早得到先生的一封信，我不解，何以同在京城内而邮政的交通要阻隔到前后三天之久；我更不解，何以巧巧的也隔前后三天（十三——十五），我才能拿起这管笔陈述我的所要说的话，而于我读来信三天中给我感应最深时，乃不能写得只字于片纸中。

当我打开信封，抽出那红线的白纸，打开笺面第一行那三个字中，看见贱名之后紧贴一个“兄”字的确先生吾师原谅我太愚小了！我值得而且敢配当“兄”吗？不！不！……绝无此勇

气而且更无此斗胆当吾师先生的“兄”的；先生之意何居？弟子乌得而知也。不曰“同学”不曰“弟”而曰“兄”，游戏欤——游戏欤？此鲁迅先生之所以为“鲁迅先生”吾师也欤？！

我总不解，“教育”对于人是有多大效果？世界各地教育，他的做就人才目标在那〔哪〕里？讲国家主义，社会主义，资本主义……的人们，受环境的暗示生出什么什么化的教育，究竟教育是怎么一回事？是否要许多适应环境——包括善恶，其实也许“此”与“彼”之微有不同，无所谓二方面——的人，不惜贬损个性以迁就此环境，还是要设法保全每人的个性，这都是很值得注意而为今日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所忽略，或者目前教育界现象不堪，在〔与〕此点不无关系吧！

尤其痛心的，因为“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”，所以许多“银样蜡〔镞〕枪头”的“绣花枕”除了一日日做舞台的化装预备，以博观众之一捧——也许博不到一捧——外，她们是干吗来的？考试的时候，患得不到分数的优先，因此学问不忠实了！希望功课上多少可以省点预备，希望题目出得容易，可以事半功倍；尤其希望在先生那一方面得多少暗示，归结一个题目，就是文凭好看，文凭好看，为的是活动……唉！……她们在学校中，除了利害二字外其余是痛痒无关的，所以其出死力争的，不是事之“是非”而乃事之“利害”，不是唯理乃唯情的，这也许是我所遇见的“她们”，一部分的“她们”吧！不然！中国女子的教育，我干脆请它即日关门大吉。她们配谈什么问题？死捧着线装本竟日假〔价〕在作缮录员，能够在那里面发明了多少新大陆？愈读愈龙钟曲背老气横秋。什么时事新闻报纸杂志，都以为是无聊的出产品，何尝觉得它是多少照出当时社会形状的一部分。先生请想：她们一概现社会的况味是绝不染指的，她们不是打算做现社会的一员的，然而除此种腐

儒者之外，其间不无例外的，就是太过于欲做现社会的主角了！所以奇形怪状，层见叠〔迭〕出，这叫人如何忍耐得见着，无怪先生要当“土匪”去了！也杀个干净，痛快痛快！

“许多烟卷，不过是麻醉药”，这是一部苦闷史上函的总语，多么沉痛呀！人生。《过客》的“客”虽则不是按着自己的指南针行去，但是，“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”，他何常〔尝〕乱闯呢？除非“老翁”才不理那叫声，那客人虽则“脚早经破了”，仍“息不下”“还是走好”的，他“不愿意喝无论谁的血”，在“许多伤”“流了许多血”之后，他的心地是何等光明悱恻，“流血”仍且前进“闯入深坑”，再急急的或缓缓的起来有多大关系呢？请先生不必怕上讲台讲话吧！

那“一个乡下女人，向牧师沥〔历〕诉困苦的半生，请他救助”的故事，许是她所求于牧师救助的，为“困苦的半生”的物质上资助——维持身体之活力——牧师没法应附〔付〕她，只得举出上帝的旨意，使她“死后定当赐福”一语，在人生的希望上满足些，然而那乡下女人如果向牧师沥〔历〕诉的，是关于精神上的资助，我想，牧师对这种问法是素有深究的，因为他恰好是个精神学者，那么乡下女人必定问得其所，获有完满答复。先生，我猜想的许是错的么？贤哲之所谓“将来”，固然与牧师之“死后”一样没根据把握，不容易解答，而且不必求解答，但是，“客”说过一句话：“老丈，你大约是久住在这里的，你可知道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么？”虽然“老翁”告诉他是“坟”，“女孩”告诉他是“那里有许多野百合、野蔷薇”，二者似乎并不是一样，在“客人”知到〔道〕了未必有多大益处，或者“客人”到了那里并不见所谓“坟”“花”，而为“客人”眼睛中所呈现者，为另一个物事，而“客人”也不防〔妨〕而且也似乎值得一问。

除了“睡熟之后，醒时要免去若干苦痛”，固然是“骄傲”与“玩世不恭”。的确！我自小学至今，无一日不被人指斥为“骄傲”“不恭”，有时也觉悟到非“处世之道”（而且实自知没得足以自骄的），不能同流合污，总是吃眼前亏，但子路的为人，叫他去预备给人斫肉糜则可，叫他去作“壕堑战”是按捺不下的，没得法子，还是合〔豁〕出去，“不大好”有什么法呢！先生！

承先生凯〔割〕切的将“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”见示。虽则先生自己以为“近于游戏”，但游戏与非游戏，不都是人所给与的名词么？在此一方面看，觉得是一个正路，何常〔尝〕不可？人总多是前进的，未尝试过，就如“客人”之“然而我不能！我只得走。我还是走好罢……”所以或者遇着“穷途”的时候比较“歧〔歧〕途”似乎多一点。我也相信，遇着荆棘，正可以尝尝荆棘刺到我的足上是那〔哪〕种风味，刺到腿、身、手、面……是什么味，各种花草树木的钩刺……是什么味，对于我的触觉是否起同样的反应？我尝遍之后，然后慢慢一根根的从身上拔下那些刺来，或者也无须把那些刺拔下来，就做我后天的装饰品。总之，在“歧〔歧〕路”头坐下以后，先生能先“睡一觉，……遇见老实人……不问路……遇见老虎……没有树……”俱是最高超、最须要的办法。何幸！先生不以“孺子为不可教而教之”！当“书绅”以记。

草草的写出这些话，质直未加修饰，又是糊里糊涂用钢笔写，较之先生清清楚楚用毛笔详细恳切的长番半训半导的迷津指引，我是多么感谢！惭愧！

敬祝著安

小学生许广平谨上

三月十五日

(四)

广平兄：

这回要先讲“兄”字的讲义了。这是我自己制定，沿用下来的例子，就是：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，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，直接听讲的学生，写信的时候我都称“兄”。其余较为生疏，较需客气的，就称先生，老爷，太太，少爷，小姐，大人……之类。总之我这“兄”字的意思，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，并不如许叔重先生所说，真含有“老哥”的意义。但些理由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则你一见而大惊力争，盖无足怪也。然而现已说明，则亦毫不为奇焉矣。

现在的所谓教育，世界上无论那〔哪〕一国，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，要适如其分，发展各各的个性，这时候还未到来，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。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，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，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。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，就容易变成“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”，《工人绥惠略夫》里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。这一类人物的命运，在现在，——也许虽在将来，是要救群众，而反被群众所迫害，终至于成了单身，忿激之余，一转而仇视一切，无论对谁都开枪，自己也归于毁灭。

社会上千奇百怪，无所不有；在学校里，只有捧线装书和希望得到文凭者，虽然根柢上不离“利害”二字，但是还要算好的。中国大约太老了，社会里事无大小，都恶劣不堪，像一只黑色的染缸，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，都变成漆黑，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，也再没有别的路。我看一切理想家，

不是怀念“过去”，就是希望“将来”，对于“现在”这一个题目，都交了白卷，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。其中最好的药方，即所谓“希望将来”的就是。

“将来”这回事，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，但有是一定会有的，就是一定会到来的，所虑者到了那时，就成了那时的“现在”。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，只要“那时的现在”比“现在的现在”好一点，就很好了，这就是进步。

这些空想，也无法证明一定是空想，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种慰安，正如信徒的上帝。我的作品，太黑暗了，因为我只觉得“黑暗与虚无”乃是“实有”，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，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。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，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，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：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。所以我想，在青年，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，常抗战而亦自卫，荆棘非践不可，固然不得不践，但若无须必践，即不必随便去践，这就是我所以主张“壕堑战”的原因，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，以得更多的战绩。

子路先生确是勇士，但他因为“吾闻君子死冠不免”，于是“结缨而死”，则我总觉得有点迂。掉了一顶帽子，有何妨呢，却看得这么郑重，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。仲尼先生自己“厄于陈蔡”，却并不饿死，真是滑得可观。子路先生倘若不信他的胡说，披头散发的战起来，也许不至于死的罢，但这种散发的战法，也就是属于我所谓“壕堑战”的。

时候不早了，就此结束了。

鲁 迅

三月十八日

(五)

鲁迅先生吾师左右：

今日——二十——接读先生十九来的那信，关于“兄”字的解释，敬闻命矣。“‘兄’字的意思，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”与“较为生疏，较需客气”者有别，二年受教，确不算“生疏”，师生之间，更无须乎“客气”而仍取其“略胜一筹”者，此先生之虚以待人欤？此社会之一种形式之必有存在价值欤？敬博一笑。这种“兄”字的称法，若属别人给我的，或者真个“大惊”，惟其是“鲁迅先生”给我的，我实不觉得有什么“可惊”，更不要什么“力争”，所以我说“此鲁迅先生之所以为‘鲁迅先生’吾师也欤”的话。姑无论前信那套话是废话与否，然而这回给我的复信于“闻……闻……”之外，又闻先生的“自己制定的，沿用下来的例子”，我是多么荣幸呀！而且称谓的“讲义”无论如何编法，总是主笔人一种“无限制权”，不必他人费辞的，现在我再说别的吧。

如果现世界的教育“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”，那么，在非如“栉椹”如“水”之“性”的状况之下的我，天生就一种崛〔倔〕强，落落难与人合的我，“将来”二字走到面前变成“现在”时，那其间——我便是一个时代环境的落伍者，虽然“将来”是极无把握、不可信任的，但是老是这样“品性难移”，经验先生告诉我们，事实一定如此的，末了还是离不了“奋激”和“仇视”以至“无论对谁都开枪，自己也归于毁灭”。所以我绝不“怀念‘过去’”，也不“希望‘将来’”。对于现在这个题目，自己的处方就是：有船坐船，有车坐车，有飞机也不妨坐飞机，如果走到山东，我也坐坐独轮车，在西

湖我也坐坐瓜皮艇和肩舆，如果什么车轿……都没在眼前，我也不妨骑起我的风火轮，在云头中腾驾起来，但我绝不在乡村中希望坐电车，也更不愿在地球里希望到火星上。简单一句，我的处方，就以现在治现在；以现在的我，治我的现在。一步步的现在过去，也一步步的换一个现在的我，但是这个“我”还是含有原来的“我”的成分，有似细胞在体中渐渐变换代谢一样。这也许太不打算，过于颓废吧！染有青年人一般的普通病吧！其实我上面所说“对于‘现在’这一个题目”仍脱不了“交白卷”的公例，这有什么法子呢？随它去吧！

现在实讲不到“黄金世界”时代，而孙文一死，教次立刻下台，《民国日报》立即关门——或者以为与孙死无关——以后的把戏也许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呢。姑无论“叛徒”所“叛”的对不对，但是这种对待“叛徒”的办法，实在不高明，而大家深以为是“黄金世界”所应有的事。像这样“黑色的染缸”，如何能容得下去，令它点点滴滴的泼出乌黑的漆来？我想待遇这个黑缸，索性拿个大砖头打破它，或者拿铁钉钢片密封它，但是相当的砖头和钢片铁钉之属，这时还未预备出来，可奈何？！

虽则先生处处给与青年一种前进，悲观中未曾无乐观之诱导，如“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”，“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……就是进步”，“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种慰安”，“‘黑暗与虚无’乃是实有”……先生真是对于青年苦口婆心极了！在先生何常〔尝〕不晓得“黑暗与虚无”所“实有”者，乃是“黑暗与虚无”。非“非‘黑暗与虚无’”，而先生仍必给与青年以一种“不悲观”不绝望，且先生自己也仍以悲观作

“不悲观”，以无可为作“可为”仍自往前的走去。这种精神学生是应当效法的。自后当避免些“无须必践”的“荆棘”，养精蓄锐，以待及锋而试。

我所看见的子路是勇而无谋，不能待三鼓而进的一方面，如果叫他生于欧洲，住在“壕堑”里等待敌人，他必定不奈〔耐〕久候挺身而出的。关公止是关公，孔明止是孔明，曹操止是曹操，三人个性不同，行径亦异。我表同情于子路之“率尔而对”而不表赞同于避名求实的伪君子“方……如五六十……以待君子”之冉求。虽则圣门中许之，但子路虽在圣门而仍不能改其素性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。至于他“结缨而死”自然与“肉不正不食”一样的“迂”得有趣，但这似乎是另一个问题，我们只要晓得，当然不会上当的。

在纸面上得先生的教训比读书听书好得多了，可惜我自己太浅薄，找不出许多要说的话充分的吐露出来，贡献于先生之前求教。但是我相信如果有话要请益时，先生一定不客气的，可是时时在先生最有用最经济的时间中，夹入我一个小鬼在中捣乱，先生写两个“山”字那小鬼也不去，烧符也没用，先生还是没奈何的破费点光阴吧！小子惭愧则个。

鲁迅先生的学生许广平上

三月二十日

（六）

广平兄：

仿佛记得收到来信有好几天了，但是今天才能写回信。

“一步步的现在过去”，自然可以比较的不为环境所苦，但“现在的我”中，既然“含有原来的我”，而这“我”又有不满

于时代环境之心，则苦痛也依然相续。不过能够随遇而安——即有船坐船云云——则比起幻想太多的人们来，可以稍为安稳，能够敷衍下去而已。总之，人若一经走出麻木境界，即增加苦痛，而且无法可想，所谓“希望将来”，就是自慰——或者简直是自欺——之法，即所谓“随顺现在”者也一样。必须麻木到不想“将来”也不知“现在”，这才和中国的时代环境相合，但一有知识，就不能再回到这地步去了。也只好如我前信所说，“有不平而不悲观”，也即来信之所谓“养精蓄锐以待及锋而试”罢。

来信所说“时代环境的落伍者”的定义，是不对的。时代环境全都迁流，并且进步，而个人始终如故，毫无进步，这才谓之“落伍者”。倘是对于时代环境怀着不满，望它更好，待较好时，又望它更更好，即不当有“落伍者”之称。因为世界上改革者的动机，大抵〔抵〕就是这对于时代环境的不满的缘故。

这回教次的下台，我以为似乎是他自己的失策，否则，不至于此的。至于妨碍《民国日报》，乃是北京官场的老手段，实在可笑。停止一种报章，（他们的）天下便即太平么？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，中国即无希望，但正在准备毁坏者，目下也仿佛有人，只可惜数目太少。然而既然已有，即可望多起来，一多，就好玩了，——但是这自然还在将来；现在呢，就是准备。

我如果有所知道，当然不至于客气的，但这种满纸“将来”和“准备”的“教训”，其实不过是空言，恐怕于“小鬼”无甚好处。至于时间，那倒不要紧的，因为我即不写信，也并不做着什么了不得的事。

鲁 迅

三月廿三日

(七)

鲁迅师：

昨日——二十五——上午接到先生的一封信，下午帮哲教系游艺会一点忙，直至今日的现在才拿起笔来谈述所想说的一些话。

听说昨夕未演《爱情与世仇》之前先生在九点多就去了——想又是被人唆的罢？先去也好，其实演的〔得〕实不高明，排演的人，常不一律出席，有的练习一二次，有的或多些，但是批评的人——《晨报》所指的“大可悲”——对剧本简直没有事前的研究——临时也未十分了解——同学也不见得有多大研究，对于剧情，当时的风俗习尚、衣饰……一概门外汉，更加演员多是各班约请充数，共同练习的时间更多牵扯，所以失败之处，实是预料所及，简单一句，就是一群小孩子在空地耍耍玩意骗两个钱——人不多，恐怕骗钱的目的有点靠不住——真是不怕当场出采〔彩〕，好笑极了，可怜极了！

近来满肚子的不平——多半是因着校事。年假中，及以前，我以为对校长事主张去留的人，俱不免各有复杂的背景，所以我是袖手作壁上观的态度。开学后，目见拥杨的和杨的本身的行径实在不由得不叫人怒发冲冠，施以总攻击。虽则我一方面不敢否认反杨的绝对没有色彩在内，但是我不妨单独的进行我个人的驱羊运动。——因此除于前期《妇女周刊》上以持平名义投《北京女界一部分的问题》一文外，复于十五期《现代评论》有一个女读者的一篇《女师大的风潮》，她也许是本校的一位牧羊者，但是她既承认是“局外人”，我就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”的放肆的斥驳她一番，用正言的名义——我向来

投稿恒不喜重复用一名字。我自知文甚卑浅，裁夺之权，一任编辑者，我绝不以什么女士……等妄冀主笔者垂青，所以我的稿子常常也白费心血，附〔付〕之虚掷，但是总改不了我不好用重复名字毛病——自己下笔以后也觉着该稿或不合于“壕堑战”，然勃勃之气，不能自己，拟先呈先生批阅，复以久稽恐成明日黄花，因此急急附〔付〕邮，觉骨梗〔梗〕略吐，稍为舒快，其实于实际何尝有丝毫脾〔裨〕补？学生历世不久，但南北人士，同学相遇，亦不乏人，求其头脑清醒者有几？明白大势者有几？数人聚首，不是谈衣饰，便谈宴会，谈出入剧场，热心做事的人多半学力差，学粹功深的人，就形如槁木，心似死灰，踢也踢不动，每一问题发生，聚众讨论时，或托故远去，或看人多举手，亦从而举手之赞成反对，意见毫无也，或功则攘诸身，过则诿诸人，真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，心死莫大之哀。今日青年，尚复何望？！！暗沉沉天日无光，惨淡神州陆沉。同志同志！天壤何处寻？学生肄业小学，时适光复，家中长兄，因负笈南京，在校鼓吹种族思想最力之人，故对于光复民国时对幼小的我辈，恒演解大义，甚悔年幼未能尽力国事，失一良机，勉解识字，大意尚未十分了了时，即在家浸润于最新思想之《平民报》——革命后国民党人组织——中。当民元时，复有一种妇女刊物，亦灌输女权，解放精神身体诸束缚之言论——俱在粤出版——妇女刊物须亲往购取，故每星期我辄与小妹同走十余里至城外购归阅览，以不得为憾。粤地思想较先，故近时所倡之妇女解放，在民元时该处已畅发无余，因之个人亦大受影响，加之先人性俱豪直，故学生亦不免粗犷，又好读飞檐走壁，朱家郭解，助弱锄强，草上霜……之流，更幻想得作剑仙其人者，以杀尽天下不平事。当洪宪复辟，以为时机不可失，正效命于国之时，乃窃发书于女革命者庄君，卒